

1990年卷

辽宁 优秀剧作选

LIAONING YOUXIU JUZUO XUAN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序

祁茗田

为了使辽宁戏剧事业尽快走出低谷，走向繁荣，省文化厅作出了“关于设立辽宁省优秀剧作奖的决定”，并为此发了辽文字《1990》1号文件。文件指出，从一九九〇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优秀剧本的评奖工作。同时把每届评选出的优秀剧本结集出版。首届评奖工作结束后，经多方努力，《辽宁优秀剧作选》（1990年卷）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本近20万字的剧作选，入选的6部作品，都是辽宁省首届优秀剧作评奖中获三等奖以上的剧作，可以说比较集中地展示了1990年我省戏剧创作的成就。

纵观这些入选的剧作，不难看出，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依然是我省戏剧创作的主流。如话剧《七色云》，通过城市某工厂生活的断面，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表现了三代纺织工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并塑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当代女工群像。这类直接表现工业题材的剧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大省来说，是很可珍视的，也为我省的戏剧创作增添了光彩。话

剧《峰回路转总是东》，取材于重大主题，历史跨度长，内涵丰富，创作手法也比较娴熟。驾驭这类题材的作品，表现了作者的气魄。另外，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的今天和推动海峡两岸实现统一的大政方针下，这部剧作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评剧《山里人家》，不仅戏剧结构完整，情节发展流畅，还具有很深的思想意蕴。歌剧《海蓬花》，在表现新时期农民的心态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都颇有新意。话剧《金石滩》，主人公老谎这个致力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典型人物，他身上的复杂性格和人生意味都很令人深思。这些入选作品，也较好地体现了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结合的要求。不但有现实题材的剧作，而且有历史题材的剧作。如京剧《蔡伦与宓娉》，该剧以蔡伦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造纸发明家为主线，不但塑造了蔡伦这个自幼被阉入宫，身处逆境却不甘自弃，发愤造纸，而造福于人类的传奇式的人物，还以浓烈的悲剧色彩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无情摧残。该剧在拓展历史题材创作的内涵上，做了一定深度的开掘。

本书收录的六部剧作只是一九九〇年我省创作出的近百部作品的一个缩影。全省戏剧作者的辛勤劳作换来了去年戏剧创作的丰收。但是，丰收的喜悦不能代替更高的追求。戏剧从低谷走向繁荣，还需要长期的探索和艰苦的跋涉，希望我们的剧作者在认真学习党的文艺方针，进一步深入生活方面狠下功夫，努力创作出更多反映现实，表现时代精神，突出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优秀作品。

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以评选优秀剧作为龙头，以推上舞台为重点，以培养人才为基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形成一个一条龙式的艺术生产的良性循环机制，是我们省文化厅抓好创作，繁荣我省戏剧事业的基本思路。《辽宁优

秀剧作选》的出版，也将随着每两年一届的优秀剧作评奖活动而接续进行下去。“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一本新的剧作选都应有新的面貌，新的光彩与新的高度。

辽宁优秀剧作选 (1990 年卷)

目 录

序	郝茗田(1)
√ 七色云	韩敬惠 李仁忠 单联全〔执笔〕(1)
√ 峰回路转总是东	王永志(54)
√ 山里人家	黄伟英(125)
√ 金石滩	于德义(172)
√ 海莲花	赵振胜 傅清君(228)
√ 蔡伦与宓娉	毛 鹏(280)

大型话剧

七 色 云

韩敬惠
李仁忠
单联全〔执笔〕

大 學 圖 書

云 冊 十

韓 燾 著

李 士 忠

（李 士 忠） 全 部 單

人 物

郑福彬——男，80岁，第一代纺织工人。

李俊秀——女，55岁，第二代纺织工人；郑福彬的儿媳。

郑 强——男，29岁，第三代纺织工人，后提升纺织厂劳资科长，李俊秀之子。

郑 勇——男，29岁，第三代纺织工人，保全工，郑强的双胞胎弟。

亚 迪——女，24岁，第三代纺织工人，李俊秀养女。

赵 颖——女，29岁，第三代纺织工人，郑强之妻。

赵厂长——男，59岁，纺织厂厂长，赵颖的父亲。

柳 絮——女，23岁，第三代纺织工人，郑勇的对象。

金 凤——女，38岁，第三代纺织工人。

张大吹——男，40岁，金凤的丈夫，保全工。

林 凡——男，30多岁，文化馆干部。

老宋头——男，57岁，技师。

众女工

〔一〕

〔悦耳的音乐似从仙境中袅袅传来，帷幕就在这仙境中徐徐拉开，整个舞台天幕由赤橙黄绿青蓝紫花

布绘成了七彩世界，一直贯穿全戏始终。

[又是一个彩霞满天的早晨。

[某纺织厂大门口。广场上矗立着“四二七工人大罢工纪念碑”。“大干苦干一百天，誓夺出口三千吨！”的大标语格外醒目。纪念碑下的石阶上，白发苍苍的郑福彬佝偻着腰坐在那里，身旁摆满了捡来的废棉絮、碎线头，他一边用颤微微的手缕顺着，一边不知叨念着什么，目光板滞，神情淡漠，似乎带点老年性痴呆。老宋头闭眼听着收音机。

[林凡上。

林 凡 老师傅，听新闻联播啊？

老宋头 （未语）……

林 凡 我是区文化馆的，找你们赵厂长。

老宋头 入厂证。

林 凡 我来过好几次了。

老宋头 （打量了几下）厂长交待了，你，不能进。

林 凡 哎哎，老师傅……

[李俊秀拎着饭盒边叨叨边匆匆走上，隔老远就听到她的大嗓门。

李俊秀 现在的小年轻啊，真是享福啦！日头不照腚不起来上班啊……啊呀宋技师，你咋把门啦？

老宋头 哼哼，这活自在。

[李俊秀欲进厂内。

老宋头 哎哎，入厂证。

李俊秀 （一怔）入厂证？你不认识我李俊秀啦，是不是？

老宋头 厂长说啦，外人没有入厂证一律免进！

李俊秀 外人？我是外人？

老宋头 昨天，你不是外人；可是今天……

李俊秀 今天我就是外人啦？

老宋头 今天你不是退休了吗？

[李俊秀突然愣住了，张大嘴巴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老宋头 嘿嘿，忘了，是不？还以为今天照常上班，饭盒里装的啥好吃的啊？

李俊秀 (喃喃自语) 退休了，退休了。

老宋头 退休了，回家抱孙子，享清福，挺好哇。我想退人家还不让退呢。

李俊秀 退休了，退休了。(边说边慢慢退出厂门)

老宋头 进吧进吧，我是和你开个玩笑。

[赵颖抱着婴儿上。

赵颖 妈，人家到处找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李俊秀 (无语)……

赵颖 不是说好了从今天起给我看孩子吗？

老宋头 你婆婆忘了今天退休。

赵颖 (笑了一下) 我妈真是。妈，冬冬的牛奶已经喂了，我上班了啊。

林凡 赵颖！

赵颖 林凡？你怎么来了？

林凡 到你们厂好几次了，商量调你们厂柳絮的事，喏，不让进。

赵颖 我给你说说。

林凡 是你们厂长下的令。

赵颖 我爸？

林 凡 （高兴地）噢？厂长是你爸？太好了，就得走你的后门……

赵 颖 我只负责把你带进去。宋师傅，让他进去吧。

老宋头 行！你爸说我就找你。（二人下）。

[穿着破旧工作服的郑勇从厂内出来。

郑 勇 妈，还来干啥你？

李俊秀 妈……发贱。

郑 勇 你就是发贱嘛！干了三十七、八年纺织工还没干够哇？退休了又跑来干啥？还有我爷，喏，整天坐那儿捡一些破棉线缕呀缕的，发不发贱？我哥在厂子里大小也是个头儿，别给他丢人了吧。

[郑强拎包上，他长相英俊，给人以谦恭、和蔼之感。

郑 强 （接话）二弟，跟妈怎说话？

郑 勇 你看咱妈……

郑 强 咱妈退休了，心里怪不是滋味，你不会好好说？还有，厂子刚进口那台机器，八十万元的设备，娇贵的不得了，没事你老在机器跟前转悠啥？

郑 勇 瞅瞅不行？

郑 强 你能瞅出啥名堂？

郑 勇 谁的本事也不是从娘肚子里屙出来就有的！

郑 强 你！妈，你听二弟怎说话？

李俊秀 小勇，你哥说的对。

郑 勇 总是他对。

李俊秀 你哥就比你强，少让我操多少心。小勇啊，工人，是不是？领导叫干啥咱就干啥，是不是？

郑 勇 （赶紧捂住耳朵）好了好了，又要开始上课了。

妈，饭盒里装的啥？（打开饭盒）哟，炸鱼，我拿走了啊。

郑 强 哎哎，二弟，你下早班后不是和柳絮约好了出去看电影的吗？

郑 勇 啊。

郑 强 那带饭盒干啥？

郑 勇 省得下饭馆。

郑 强 （哭笑不得）别丢人了，你小抠都出名了，给你钱。

郑 勇 我这有。

郑 强 那衣服也不换？

郑 勇 照咱妈说，本色！（下）

郑 强 二弟！二弟真没办法。

李俊秀 他要能赶上你一半，我就省心了。

郑 强 噢，忘了跟你说了，妈，我和赵颖商议，把她攒的那三千块体己钱取出来专给你那屋放台彩电，你不是爱看电视么？这以后在家里闲着没事，爱看哪个频道就拨哪个频道。

李俊秀 ………

[柳絮上，她长得文静秀美，但似乎心境不佳。

郑强瞅见，忙迎了上去。

郑 强 柳絮？郑勇找你去了，你没看见？

柳 絮 我……噢，李婶也在这。我……我想先和你说点事儿。

郑 强 哦。妈，跟我爷说说，一块回家吧，啊。

[郑强、柳絮下。亚迪哼着曲子欢快跳跃上。

李俊秀 亚迪？

亚迪 干妈？

李俊秀 （上下打量了亚迪，半天没说话）

亚迪 （淡笑了一下）干妈，你想说啥？

李俊秀 （几欲说，终于摇了摇头）

亚迪 那我上班了。（欲走）

李俊秀 亚迪！

亚迪 （转身）

李俊秀 你……这些日子怎老不回家看看。

亚迪 太忙。

李俊秀 再忙就那几步远的道……后天晚上回家吧。

亚迪 不……不一定。

李俊秀 你爷后天八十大寿。

亚迪 啊。那……那我回去。（又欲下）

李俊秀 亚迪！

亚迪 （又转身）

李俊秀 我……憋了好一气，憋不下去，不管你爱不爱听，妈还得说你。那么大姑娘，走道稳当点，是不是？还有，别老是“我提个意见！”你怎么那么多……

亚迪 干妈，我上班晚了。（扭头下）

[李俊秀欲追喊，金凤拎饭盒跑上。她上身穿着外衣，下身却只穿着一条花裤衩。]

李俊秀 金凤？你这是咋的了？

金凤 （边跑边说）晚了，又晚了。

李俊秀 裤子，你没穿长裤子！

金凤 啊呀！（羞得赶紧蹲下，欲哭地）倒霉的大吹，又偷着把表往后拨了一小时，真丢死人了。

李俊秀 这个死大吹，他除了搂老婆睡觉是没别的心思了，啊？我的裤子你先套……

[“金凤！金凤！”长得肉头肉脑的张大吹喊上，他手里拎着金凤的裤子。金凤慌忙夺下边套裤子边往厂门跑。]

张大吹 哎哎，金凤！

李俊秀 (拦住张) 你说你啊，三天两头往后拨表，年轻的，是不是？

张大吹 (瞥李一眼) 你，管我？

李俊秀 我说的不对呀？工人，上班干活，为的四化宏图是不是？啊？

张大吹 去去，少装蒜！

李俊秀 哎哎，你站住，我和你理论理论！

张大吹 唧唧唧，还理论理论，咱爷们这两哈皮比你会。嗤，你会理论个啥？(故意凑近李，学李的口头语)是不是？是不是？

李俊秀 你！

张大吹 回去跟你儿子说明白了，我有病，晚上需要老婆伺候，他要再不同意调走，对不起，我到你家住去，让他老婆伺候。

李俊秀 还反了你了，你回来！

张大吹 回家抱你的孩子吧！(下)

李俊秀 你！放在平常我能饶了他，可现在……回家抱孩子吧。(走近郑福彬跟前)爹，回家吧，都没用那个儿子了。

[郑福彬抬起头，直直地瞅着李俊秀。

李俊秀 没用了，爹，回家吧，省得在这碍事。

[郑福彬依旧缕着棉絮。

李俊秀 (自语地) 发贱……我这不是发贱吗？可干了好几十年，叫那机器吵惯了，冷丁一静下来，这心里头怪空的慌，两只手也不知往哪儿搁……(苦笑着) 往哪搁？这不有孙子吗？抱孙子，享清福，老了，没用了……(边说边走下)

[郑福彬还在缕着棉絮，突然，他抬起头来，无声地笑着，但似乎像哭。

[一缕追光打在郑福彬饱经风霜的脸上。

[灯渐暗。

(二)

[傍晚。

[郑家。幕启时赵颖正在做饭。林凡上。

林 凡 嗨，当年的校花如今成了典型的贤妻良母。

赵 颖 噢？林凡？坐。(朝内喊) 郑强，来客人了。

[郑强抱婴儿出。

赵 颖 这是我爱人郑强，这是区文化馆馆长林凡。

郑 强 欢迎欢迎。看起来你们以前认识。

赵 颖 老同学。

林 凡 岂止是老同学，而且还有过一段罗曼史。

[赵颖和郑强一时很尴尬。

林 凡 初中三年级，我给这位当时的校花写了一封情信，很遗憾，我费了整整五个晚上撕了好几个笔记本才写成的秘密文件被及时地送到校长手里，于是我受了警告处分，而且由此荣获了一个很不

好听的外号“癞蛤蟆”。

[郑强大笑。

赵颖 死林凡，还有脸说。哎，郑强，林凡是来求我跟爸爸说调柳絮的事。

林凡 前门不通，只能走后门了。

郑强 那你就跟爸爸说说呗。

赵颖 老顽固，肯定说不通。

林凡 调了好几年了，说实在的，柳絮的舞蹈很有天赋，我们文化馆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郑强 困难挺大。你知道现在纺织厂招一个工人有多难，所以厂子里是不轻易往外放一个人的。

林凡 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嘛。

郑强 从私人角度讲，我和赵颖何尝不希望柳絮走？你知道，他是我弟弟的未婚妻。

林凡 噢？这就更应该……

郑强 可是我岳父……刚进厂，这最后一班岗站得挺严哩。这样吧，看在赵颖的面子上，我尽力，怎么样？

林凡 拜托拜托。我走了。

赵颖 哎哎，林凡，吃了饭再走嘛。

林凡 不了不了，赶末班车。(郑强送林凡下)

[赵颖抱着啼哭的婴儿边哄边做饭，郑勇上。

赵颖 他叔，抱一下孩子，我切点菜。

[郑勇不情愿地接过孩子，坐到桌旁。

郑勇 妈呢？

赵颖 去找爷爷回来吃饭了。哎，他叔，你和柳絮的事……

郑 勇 嫂子，以后在我面前少提她。

赵 颖 又闹意见了？

郑 勇 嫂子，你和我哥那时就这么谈对象？轧马路嘛，道东一个，道西一个；好容易说通了要看一场电影嘛，还斜愣个身这么坐着；碰一下手嗷嗷叫，像杀猪似的，弄得满电影院人不看电影光看我。

赵 颖 人家是不好意思。

郑 勇 不，这里头……肯定有原因。

赵 颖 先找一找你自己的原因，和人家看电影还夹个饭盒。

柳絮上。

赵 颖 柳絮？来找郑勇的吧？刚才我还说他叔，谈对象还有夹饭盒的呀？（小声地）哎，我可知道，小柳，他呀，抠是抠，人好，心眼实，省下钱也是为了你们将来。哎，你们谈，我做饭去。（入内）

[沉寂。]

郑 勇 你……有事？

柳 絮 我……没事。

郑 勇 没事你来干什么？

柳 絮 没事就不能来呀？

郑 勇 （语塞）

柳 絮 你哥在家吗？

郑 勇 咱俩谈对象你老找我哥干什么？

柳 絮 那好，我走。（下）

赵 颖 （追出）柳絮！你呀，吃枪药了？

郑 勇 她找我哥。